

陵墓

陵墓之志所以寄慕思期培護也吾永舊隸邊陲蠻煙荒雨中不獨漢寢唐陵渺焉未有即名公鉅卿高人賢士邱壟亦覺寥寥使牽率而附會之不徒滋疑於簡冊哉然就地以論則據故老所傳以考之誌銘參之譜牒又未嘗不鑿鑿然有可以繫後人之情思者焉至若驩兜赧王名雖惡而蹟已古王詩蔡註確有可徵正非僅以黃陵在荆東周恃楚遂勉強牽附之蹈文人釣竒之病也志陵墓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陵墓

一

古驩兜塚在縣西崇山絕頂有巨壟土人皆以見之為

不祥

尙書蔡傳崇山在今澧州慈利縣永於宋隸慈詳建置沿革國朝張塚詩載藝文採入通志

周赧王墓在縣西十五里丁家溶 縣有赧王山中有

大塚封殖甚高周列小塚四十餘或云殉葬官殯也

州志

慈利縣周赧王家中藏古器物甚多旁有五里堆

皆冢也

容齋隨筆 唐王維詩載藝文按今五里堆在大庸溪東赧王在溪西

晉宜都內史周級墓在天門山西 級天門人為晉宜

都內史詳忠義 張兌題楊輶天門山圖詩有可憐

宜都周內史古塚纍纍在山址之句載藝文

石晉處士周樸墓在天門山南

樸右詩載藝文

宋江陵司戶王丙發墓在縣東慈利界王家坪 事蹟

詳宦業按丙發本成都人因其家於縣東潭口王家老孫世代承居故以土屬之

元澧州路教授王元明墓在縣東王家老有謝文端墓誌

王家老舊名臨陽

明世襲指揮彭榮墓在縣南盤山廟右獅子巖

副將前軍都督僉事彭倫墓在縣南黎坪

工部尚書周叙墓在縣西北牛車坪事蹟詳州志名臣

湖廣提學周大啟墓在縣西南永順界楊鳳山

常山縣知縣陳用廷墓在縣南茅坪高家溶

明威將軍陳墀墓在縣南茅坪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陵墓 二

昭勇將軍鄧懋先墓在縣西十三都白塔坪

贈南京兵馬副指揮湯文墓在縣北門外有神道碑

國朝

浙江提督振威將軍郭宏升墓在縣西十三都且住

岡有神道碑

天全州知州劉振玉墓在縣北福德山麓有樊生松墓誌

雲州知州樊生松墓在城東迴龍觀山麓

池州府知府龔培元墓在縣西北郝家坪

邵陽縣教諭莊世恭墓在縣東慈利野牛舖南

常甯縣教諭覃懷遠墓在長沙嶽麓山側懷遠卒於官

櫬至湘資絕遂權厝焉姑附載以後來之考其地卽今南臺寺後

義塚二十五區

何家山一所

三岔村一所胡肇成置

白骨塔所一在城東廻龍觀山半嘉慶十年邑令許紹

宗収瘞暴骸置有記載藝文

白龍菴一所江西人置

鸛鷹舖面山一所福建人置

木訥一所侯姓置

雍家塔一所在邑東西溪坪田起昂置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陵墓

三

龍盤岡一所

高家峪一所伍大瑞置

漆灣一所鄭姓置

茅坪一所劉正邦置

大花園一所在東門外江西人置

礮頭一所在十四都土民公置

貫平菴右一所

盤山廟一所

且住岡一所

三家館一所

王家灣一所王大典置

桂竹園一所聶國瓊置

西門外一所邑令周應元飭監生呂宗昇置

崇樹塌一所聶允順置

張家灣一所張九錫置

永鎮菴右一所田榮章置

螃蟹溪一所張順名置

黃泥埕一所田榮藻置

續修永定縣志 卷十

古蹟 附流寓

粵稽宛委尋黃帝之書九嶷拊湘靈之瑟古蹟之在楚唐虞來已不可勝紀矣永雖楚西一隅好古者搆竒探勝自帝王陵寢金石流傳外溯澧源則興懷神禹登壺頭則寄慨漢軍固不獨二尉巖竒狀足供摩抄天門郡故墟不勝憑弔也即使故老傳聞未雖盡信而舊志之所錄亦不敢概從芟汰至於流寓諸公其事蹟附之簡末則又仲宣表遺跡於荊州少陵留芳踪於夔府意也志古蹟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古蹟

一

丹竈峯天門十六峯之一相傳赤松子煉丹處

二尉巖在縣東潭口南北對峙相傳零陽尉與充縣尉爭論封境互相殘傷因化爲石 詳紀聞

鬼谷洞甲子篆文 詳金石

繫馬柱在崇山驩兜祠石室下 詳紀聞

方平石在普光寺明都司雍簡見白羊一羣逐之一羊化白石餘入土中掘之獲金數甕悉以修廟聞於朝勅名普光寺

安福礮在縣西門外康熙末礮圯得劉青田碑其文云久反蠻夷在此間此間不是久長安若要安福長

安福浩浩蒼天還是天人以爲雍正七年土司歸誠
設安福縣及今永定縣之驗云

神護廳卽衛廳先指揮胡某欲建私署夢神披髮仗
劍叱之曰此眞武塔也汝何人敢作卧榻地胡懼而
止因改修公署遇公事集此名衛廳建眞武堂於側
遇仙堆在學署前明初建文廟於城西北隅後毀議
復建有人立城東北隅土堆上左右盼望指示廟基
瞥眼忽失所在從而建之屢發科名以爲仙授云今
碑尙存

花石大庸溪有石如重臺牡丹枝葉扶疏以物擊卒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古蹟

二

復層出不窮互詳慈利景物志

高遠寺鐘先寺居山頂燬於火一古鐘埋土中每夜
靜聞聲土人有采藥者偶見之識其處翌日復往尋
遂失所在

銅眞武像國初朝天觀山下土人李某掘土得之疑
爲金截指甲試之夜夢神責遂送至觀中像不盈尺
每天旱往迎禱雨輒應

詳金石

石犀牛在犀牛里立溪潭中形似宛然每隨水爲出
沒

教字石在縣西十四都乾隆間慈邑明經伍致璘授

徒其地大書教字於石

古土堆在孟家坪共四十八堆有傳爲周赧王墓宮
嬪處又傳宋時征蠻至此札營處今尙存

八合巖在縣西北九里千工壩上聞昔有人夜於岩
坑中得米八合次早往視米仍滿坑中因日取爲常
後嫌其少倩工鑿大之米遂絕

凉水井在縣北二十里相傳有醫者偶憩井旁投藥
於中水遂甘冽異常

雞公埡在八都高數百丈前瞰陽和坪坪中每秋穫
時見田中大雞食穀苦其狼藉潛備弓矢伺殺之尋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古蹟

三

血跡至洞乃滅因鑿其嘴怪遂絕

玉杯井在西門內舊傳其中有玉杯故名

葵花井在北門內

氛清礮在北門內二水相匯過礮清濁毫不相混

龍眼井一在馬王廟一在火藥局相距半里許堪輿
家言縣城龍脈自福德山蜿蜒而來二井卽龍之雙
眼云

水火二池在普光寺

攔鼓亭在縣東老鴉口山半兩石並立上攔一石如
鼓形叩之有聲

流寓附

漢

馬援建武二十四年武陵蠻寇臨沅馬成討之不克

援請行帝許之軍至臨鄉今桃源縣地蠻方攻縣擊破之

進軍壺頭即今天門山由頭與東海方壺頭相似神仙多所游集故名不得上卒

於軍士人哀之立祠以祀詳祠廟

南宋

南平王劉鑠嘗巡行充縣西境有過栗山湛長史草

堂詩

明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流寓

一

楊璟合肥人湖南行省參政洪武初茅岡土司覃厓

構諸洞蠻為亂璟師往討駐軍陽鳳山詳兵事

周德興江夏侯洪武中繼討覃厓直搗溫湯關賊大

潰不復出德興留屯大庸招安餘黨詳兵事

葉昇靖甯侯洪武中同東川侯胡海等討安福所千

戶夏德忠置永定衛詳兵事

周大啟湖廣提學以避賊僑寓永定葬陽鳳山詳陵墓

劉鳳泰江夏人洪武二年由武進士任浙江總戎會

海賊寇邊奉命征討有功擢河南總兵致仕後徙居

永定三潭坪歲貢生啟鰲其八世孫也

劉瑄字他山澧州人崇禎庚辰進士官檢討丁內艱歸比服闋流賊陷州城倉皇奉父避慈利永定衛甲申國變欲自盡父泣諭止之父没入南嶽爲僧 國朝康熙三年子姪強歸里每朔望猶北向長號其哭先帝及和瞿司馬詩爲世傳誦七年復來遊衛天門山值不醉禪師開堂藕溪瑄爲之作記勒石

記載藝文志

國朝

余廷燦字存吾長沙人乾隆辛巳進士官檢討學有原本於天文律歷勾股六書之學皆能鉤元提要成一家言詩古文尤淵茂爲諸生時與邑人丁庸言其硯城南稱莫逆鄉舉後言延之教其弟年餘甚嚴厲以言母爲生徒乞請辭去

劉德尊字達夫華容人乾隆丙子舉人官河南陳州通判邑崧梁書院初建知縣郭延主講席經術湛深士之有學修者多出其門詩載藝文

黎存杰華容歲貢生乾隆四十年掌教崧梁書院文行皆可法

詩載藝文

龔經濟澧州舉人嘉慶十三年主講羅氏城東書院從遊甚盛詩古文雅有先民遺範

詩載藝文

游登瀛字三洲澧州人博聞強識談言多中所交皆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流寓

二

當時賢豪年五旬來游永邑醫人不受謝精六壬判
斷如神後卒邑北鄉葬岩口烽燧堆下其卒之先年
自題生壙曰望鄉所豫鐫年月於石至期果不爽
陳沆字秋舫蘄水人嘉慶庚辰進士官修撰父光詔
宰永沆方登賢書來侍年餘適考棚初建屬製聯云
旁求白屋無雙士直上青雲第一程識者已卜其如
王沂公有安排狀元之意

趙元睦字縕山易水舉人以子亨鈴令永就養來署
耽吟咏山川古蹟題綴殆編尤善制藝每月課生童
文胥中窺要士林至今稱之

詩載藝文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流寓

三

王藹字吉人武陵人嘉慶中進士爲諸生時以記室

遊永數載

詩載藝文

李厚培字寅齋澧州人嘉慶丙子副貢生學有根柢
文品力追先正掌教崧梁書院者有年

魏湘字半舫慈利人道光丙午第二名舉人性樸誠
恬於聲利學問博該尤工制舉業一上春官不第遂
絕意進取專務裁成後進邑崧梁書院自得湘主講
前後六七載踵列賢書者科遂不止一人

詩載藝文

黃道讓號岐農安福人咸豐庚申進士分授工部主
事少負才名尤長於詩喜咏古及當時孝烈事淋漓

痛快盡才而止通籍不仕擬遍遊天下名山水作詩
歌以傳後嘗歲杪寓灋陽聞人談天門十六峯甚竒
卽襍被附友人舟徑上大庸登眺作詩留五閱月而
返著有雪竹樓稿行世

詩文載藝文志

徐奏鈞號棠孫金谿人道光乙未進士官湖北竹山
知縣旋署隨州有循良稱爲制府林文忠公所賞將
薦擢之以病乞歸晚因少子如江尉永定就養焉在
署闢小軒顏曰景崧雜蒔花竹日攜稚孫婆娑其間
以爲樂遇佳晨夕則招邑諸文士共相吟賞

詩文載藝文志

續修永定縣志

祥異

漢劉向洪範五行傳論十一篇具述皇古以迄秦漢符瑞災異之迹後代史家五行符瑞靈徵諸志由是昉焉蓋皆欲以天警人而推廣乎易占吉凶悔吝春秋不削災變之意也夫寅畏所以嚮福怠敖所以招禍胎基既伏幾兆斯呈大而彗見河清係於家國卽小而一郡一邑露甘鸞集足驗循良珠徙棘生難辭咎責至壽陽河東西旱澇各異則民氣之純駁亦於是徵矣又誰謂屬在一偶襍祥之說遂不必稱哉永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祥異

一

邊邑也怪變休嘉似無關於重大然就地以推感應之由則歷代志乘所紀固有明可考徵者而近今所見亦在所附登焉特編年以著於冊志祥異

晉

武帝太康四年妖蟒食人

六年旱無麥

齊

武帝永明八年臨澧獻白雀一

梁

元帝承聖元年十二月天門山獲野人三日死

唐

憲宗元和三年旱

敬宗寶曆元年旱

宣宗大中五年饑

宋

孝宗乾道九年春夏大旱無麥苗六月大水

淳熙十六年大雨水

寧宗嘉定二年旱

元

順帝至正十二年雨粉針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祥異

二

十五年雨雪黑

明

武宗正德元年秋八月朔辰刻日食如夜見星

世宗嘉靖三十九年大水

神宗萬曆三十二年春大旱夏四月大水地震屋瓦

有聲

三十三年旱地震

莊烈帝崇禎十三年大水竹花盛開積雪成冰一月

不解鳥獸凍死禾無收

十六年大旱饑

國朝

世祖章皇帝順治四年春天饗夏大旱

六年大旱牛疫死數人共扶一犁田荒十之七八

九年大旱

三十四年有年

五年穀價賤

十三年大旱井水渴

十四年春有鳥孽鳥似鳧而瘦羣飛蔽天自南而北
晝夜不斷聲如決河遇樹輒墜斃

十八年大旱溪澗盡龜圻米一斗價四五錢民無所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祥異

三

得採野草度日多餓死殍尸滿路

二十一年大水地大螟

二十七年半収

二十八年天河響大旱無麥禾

四十一年大旱民採葛蕨以濟

四十四年春大疫夏六月大雷電風雨菊有黃華疫
止

四十五年疫復作至明年春乃止

五十四年夏五月旱六月大水禾無収

五十六年春三月望大風拔木壞廬舍夏地震

世宗憲皇帝雍正二年大旱

六年大旱

九年福德山建文昌閣上梁時有仙鹿遶三匝而去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牛大疫

十一年春旱夏五月雨

五十年大旱無麥禾

五十一年邑西八十里茅岩地震山騫南岸居民隨

山坐運北岸屋宇皆無恙惟河水壅塞逆流數十里

至桑植赤溪久而始洧自此不通舟楫

五十五年有年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祥異

四

宣宗成皇帝道光十八年大水

十九年大水有蛟患

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穀皆賤居民至以米飼豕

二十六年正月震雷擊南門城樓剝去城墻石徑尺

二十九年雨潦斗米千錢民無所得食至殮泥土靴

底鼓皮以濟城根寺門餓死者日常數十人野獸入

市爲患

三十年大水進南門尺餘

文宗顯皇帝咸豐十年正月雨雹樹木多凍折

今上同治二年邑南有異獸大於牛尾似團扇口潤徑直

如盆周身紅毛長尺餘噬人及諸惡獸或以爲犼云
三年十月城東梨樹復花

八年九月城南門外火十月復火延燒百餘家先是
年臘月有瘋道人募於市仰面狂呼曰山人要化三
百三十三一衣店如數與之道人告以速移居後獨
免厄

九年邑東某家竹林內忽綻出土人高二尺餘如披
衰麻狀剖之盡臭黃水

九年城內荷花堰歷數百年皆白蓮種是夏獨放紅
蓮六父老咸以爲祥

續修永定縣志卷十

祠廟

祭法自法施於民及能禦大災捍大患者則祀之祀之而妥以廟神之憑依有地即人之對越有方也邑祠廟列祀典者率皆楹丹桷刻極堂皇鉅麗之規其創始半皆由於前明揮使

國朝則道光三十年中增榮飾觀尤稱盛焉然鄉賢忠義節孝均無專祠未免引為缺典此固期於邑人士踴躍募捐公勸善舉而倡建督修尤厚望於歷任賢侯責成領袖以底完全庶俎豆馨香報往而即以式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祠廟

一

來者自此胥不留遺憾也志祠廟

文廟

詳學校志

名宦祠

乾隆四十四年附建文廟大成門東入祀姓氏事蹟詳名宦志

鄉賢祠

未建

忠義祠

未建

節孝祠

舊時附建於東廡旁西入乾隆四十四年移建實廟即附建於東廡旁西入乾隆四十四年移建實

詳列女志

關帝廟在縣東門內

道光間邑人樊尚鑑重募建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城東

嘉慶十年奉文改名嘉慶十年始建

社稷壇在縣西門外

乾隆三年建嘉慶十七年

先農壇在縣東郊乾隆中奉一文建藉田四畝銀一分兩七一

錢八分奉文於藉田貯穀糶出

厲壇在北郊經費銀一兩五八分厲

文昌廟舊像祀崧梁院道光間附建崧關帝廟右

魁星閣在崧梁書院

城隍廟在縣東門內

呂祖廟舊未建嘉慶十二年像祀書院前青雲亭

水府廟在縣南門外

天王廟在縣城內舊名馬王廟像祀靖遠鎮遠綏遠三王

更今名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祠廟

二

伏波廟又名清平宮在東門外

按今廟在澧水夜珠灘上與南岸天門山壺頭峯相

對後漢書壺頭山馬援軍渡處即謂此也辦詳山川志

又十四都有伏波廟前有馬公亭邑令馬燧修則數

典不忘其祖之意也

劉猛將軍廟未建附祀文昌廟殿右

昭忠祠未建附祀文昌廟殿左

乾隆六十年征苗陣亡把總熊宗柏兵丁李興宗戴

大典卞登魁汪宏昆胡宗高魯 升屈 貴金長泰

郭廷覺葉如斌彭宗舉黎學志張士仁吳殿揚宋升

畧馮興彥藍士學羅廷俊胡宗禮李富賢童永泰宋
吉第吳起富嚴廷奉陳世元陳開功陳泰和陳開運
劉榮王萬 全廖應宗張士科唐開業莊正榮王朝
斌張開宏屈士韜朱文儒李宏朝楊名發羅大貴周
邦明甘大和劉光烈蔡永富
嘉慶元年征勦教匪陳亡寶慶協都司胡宗典兵丁
孫承祿馬兆元王國昌宋吉兆高士訓劉紹榮孫大
錦劉繼高陳世高金明兆趙大賢楊升楷王文忠李上
選胡啟光陳之元

咸豐元年征勦粵匪陳亡兵丁郭白林李慶宗吳榮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祠廟

三

開張序元鄧太明崔大元符登順滿萬里

二年陳亡兵丁童永貴四年陳亡把總李光太兵丁
程永貴全廣俊王萬安田昌五白應乾陳永倫宋宗
五王文元侯兆發伍德彰苗興國五年陳亡把總向
方得

天后宮在縣南門外五鯉巷 閩商公建

定侯廟在都司署前街 祀魯班

嚴姑祠又名還珠寺在鷓鴣灣夜珠灘兩岸 祀嚴烈女
近以潭烈

配女

續修永定縣志

寺觀

天下梵宇琳宮自象教既興勝地名區崇修殆徧前
代或誅之或毀之宜乎其蹟盡熄矣乃雖經兵火滄
桑未幾而桃種元都經馱白馬庵襲龍池之號錄傳
紫極之宮玉鏤金鋪依然如故豈歷朝君相於緇流
羽士不能盡除哉蚩蚩窮氓托業無地既不能受人
一墨則廬其居卽不啻人其人耳而因借以點綴山
林流連風景似亦不必過爲禁焉茲以邑所有者附
著於篇志寺觀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寺觀

一

普光寺

在縣署前舊名白羊山明永樂癸巳揮使雍有建國朝雍正癸未協鎮史成僧雲□重修

長沙舉人夏文毓碑記
載藝文志以下城內

高真觀在縣署前

真武堂

明宏治中揮使某重建修國朝雍正協鎮包成

五通廟在考棚前

地藏庵在便河街

許真君廟在河街

萬壽宮在河街

江西民建

三義宮在觀音橋下

帝主宮在金沙州

羅姓建

東嶽宮在思善橋旁

西蜀宮在半面街為田王許廖何

迴龍觀在東門外青龍山

白雲庵在小東門外

西佛寺在西溪坪明萬曆時建

仁義寺在楊家溪

永鎮庵在三潭坪舊有八景志見

文華寺在潭口

盤山廟離城二里明成化二年總修邑令張光修乾隆五

宗皆有題額
以下南鄉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寺觀

一一

金臺山寺在南庄坪羅姓建

朝陽寺在下三望坡

永林寺在天門山左離城四十里

中華庵在大坪天門山麓

保護山廟離城五十里

天羅山寺離城六十里每盛夏雷電擊斃至犬豕射及廟諸毒

物士人謂
之掃殿

天門山寺在天門山亦名靈巖寺

鐘方庵在大坪

大悲庵在茅坪又名白衣庵明僧恒性建

觀音寺離城九十里

大神廟在獨獅巖境內離城百里

迴龍觀在茅岡離城九十里

觀音閣在茅岡離城九十里

福德山寺在福德山雍正十一年其復建高閣十畝附祠

奉祀並供墓祭焉咸豐中以閣俱燬今雖重修未復具舊守信事蹟詳人物志

延壽寺在八都王家灣

天景廟在高家峪香爐山

祖師殿在金頂山

青蓮堂在藕溪峪康熙七年戊申僧不醉開山南嶽僧故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祠廟

三

流寓及藝文

廣教庵在後社溪汛所舊名無量庵詳紀聞

雙峯寺在雙峯山禱雨輒驗

寶峯寺在寶峯山

五老祠在寶峯山五老峯上

西嶽宮在寶峯山五老峯下

迴龍庵在茅坪

靈泉院在天門山

亦名雲院詩鉢其庵詩石晉周名樸有泉題天門由

志隱逸

觀音廟在天門山腹

黑神廟在赤松坪

離城四十五里

朝陽寺在天門山雞籠峯谷中

高遠寺在高遠峯

白龍庵在白龍潭岸

以下西鄉

黃河庵在天池山

永鎮庵在十四都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寺觀

四

金鳳庵在牛車坪

貫平庵在陳園坪

太平庵

金龍寺在大庸所城內

永寧寺在大庸所南門外

道林寺在百丈峽

羣山夾峙突起高陂寺在其中

應山觀在大庸所對岸

朝天觀在馬鬃嶺山頂

迴龍閣在茅岡

關帝廟在大庸所城內

關帝廟在青漁潭

關帝廟在十三都

玉泉寺在十三都黃土陂石晉周樸宿玉泉寺詩有

羅峯寺在漩水

潮水庵在庖家坪

太平寺在教兒埡

紫山寺在十四都離城七十里

鎮所庵在大庸所城內對岸象龜形嘉慶十年陳宗良生昌品貴孟世興貢一陳邑良

監生昌品元陳啟文以所配城南門外象蛇形建八方閣以配之南

魁星閣在後坪嘉慶九年陳壁崇捐修字修藏於對岸同九年趙之陳壁建修字修藏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寺觀

五

關帝宮在大庸坪乾隆七年閩客陳帝應像送供亭施茶至次

今因之於每歲夏秋之交施茶三月

關帝廟在大庸溪乾隆五年九月演劇慶建每歲隆五月九年劇慶建

文昌閣在大庸溪關帝廟乾隆八年十月復二年置祀民同榮建嘉慶十年復二年置祀民同榮建

社學前邑侯魯撰序勒碑並題額焉

藥王宮在尹家溪離城二十五里

關帝廟在溫塘離城九十里咸豐己未募建

觀音堂在金墘灣咸豐戊午建土人呼為賽香山

保東山寺在溫塘左

雲朝山寺祈雨輒驗

續修永定縣志 卷十

仙釋 附方技

自漢武帝求仙明帝訪佛而天下之言仙釋者紛紛矣然古來醫卜者流多出於燒丹鍊汞之士則方技又與仙釋爲緣也

國家崇尚正學黜一切妖妄之說仍立寺觀以養天下之閒民不人其人而亦不火其書永之仙釋如山以赤松著號洞以鬼谷得名雖傳聞不經而歷代高人逸士往往藉辟穀餐霞以成大隱之志焉至片長簿技小道之有可觀者亦卽附於其後志仙釋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仙釋

一

鬼谷子周時隱天門山學易石室幽邃內有清流壁上甲子篆文猶隱約可辨

漢赤松子隱赤松山有丹竈列天門十六峯之一

張良從赤松子遊天門青巖諸山多存遺跡

不醉禪師楚清江人宿姓杜父號寶田以全節逝母周氏明世胄也不醉少遊施庠膺恩選選官滇南遇竹帆和尚問選官何如選佛卽唯唯禮拜爲弟子竹帆命名正覺號不醉相傳歷年只以天命之謂性一語參悟有得後開山邑之藕溪號其堂曰青蓮適南嶽僧故明檢討澧人劉瑄來遊天門爲之作記

載藝文志

恒性和尙故名諸王後 國初來邑南覺音山結茆
旋築菴茅坪稱大悲置香火田近百畝圓寂瘞菴後
松林塔記中表其道行高潔有夙根今碑已沒惟遺
像存

騎龍僧雍正間普光寺擊鐘者也不稔其所自來寺
歲杪例集諸山僧勸懺盞住持飭先一日約天門山
僧抵暮未見其徃及次午天門僧竟至言爲擊鐘者
約將招問則已失所在一沙彌乃言天甫曉見其跨
巨龍飛落前殿龍頓縮卽左柱所蟠龍也方欲呼告
眾一回頭已不見乃共知非凡僧或有言其實江南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仙釋

二

人者

易嘉德邑南坪人無父母妻子自成童卽出游十餘
年忽歸冬夏惟着一破布衫赤兩足鼻涕長尺許意
態嘗如醉人與之酒頃刻可盡數十壺卧廢祠破廟
常月餘或疑其死近呼之則反招詬詈多中人隱微
後不知所終

妙相辰州人少卽住持天羅山寺以中蜚語自闔持
戒精嚴放參後便作苦寺初僅有香火田數十年來
賴相增置歲入租至百餘石悉供佈施善岐黃術山
中徧植藥苗漬酒療病者輒效

方技

國朝

王宗遠明季諸生精醫術衛指揮張額其堂曰龍宮
眞傳子重傑孫興洛俱世其業屢爲有司所獎

舊志

尹亨聘善丹青琴書自適溪州豪族某儀其人邀至
家歛留殊殷廉其貧贈以產不受知縣馬燧聞而高
之以言行步古額其門

舊志

尹擇中字一善祖籍江南居永閱七世無隻字入公
門業醫全活甚眾訓子弟尤嚴正知縣馬燧旌之曰

德厚可風

舊志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方技

三

吳樹敏 恩貢生徙居桑植知醫無遠近有請必赴
常捨藥以療貧苦

劉汝南通幼科年旣邁有延者雖更闌必往活人無
算同時吳節文其行術與南等

莊楷字端齋本儒家子工書業賈客澹津得異人授
米黃畫法作山水草木皆竒峭尤善貌人鬚眉生動
神氣宛然晚挾貲歸營生壙於城西里許猶子孝廉
世恭誌其石子淮派名世煒承父學而精妙過之知
詩凡人物花卉自爲題咏嘗遊江漢間名益噪雖斷
楮零縑皆以重金購之

郭宏翥國學生幼讀書未卒業游學江漢間得岐黃術遂以醫名中年囊金數千歸邑有公多勸助之其醫人神於望遇病者目灼灼視良久授方立愈嘗至某家見其僮驚曰此子今日必死宜急舁送歸如言果半途腹大痛抵家遂斃請其故則曰僮陰寒結臟腑俱成冰死色已現面部此素嗜冷物所致盧扁無能爲也詢之他傭則僮果每飯浸水啖歷年矣人以此服其神翥長身鶴立談辭如雲決人成敗多竒中喜衣鮮衣分寸皆合內裁臨歿一五色蝶大如盃集帳中翥顧之微笑而逝年七十餘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方技

四

龔廷學業醫三世尤精幼科凡小兒疾垂斃一劑立甦年九十餘卒孫凌元曾孫良璠俱庠生

張開愚字慎術庠生少善病遂習醫古今方書披覽不下千百種精於切診人必五六刻始楷書方授之皆應手愈治竒疾尤出人意表兼通堪輿家言晚以老年負物望白髮朱履望之若神仙中人長官欲舉爲鄉飲大賔辭不就卒年九十孫序紀諸生

湯開璞字玉溪國學生事兄開璧甚恭恬淡寡營精岐黃術雖沈疴立起之劑以物不受貧者更資以藥著有壽世津梁待梓

易羲明善大寫山水師中州李廷柏畫梧桐松至丈
餘生氣遠出

李大楨苦母善病乃習醫一時有仙手佛心之譽子
雄飛庠生

尹際昌字笑樵庠生工詩喜謔精楷法得蘭亭遺意
作擘窠書至六七尺蒼勁中姿媚躍出其左腕行艸
尤如古澗寒藤夭矯可愛畫白描仿李龍眠蘭仿鄭
所南皆有逸致邑宰許紹宗趙亨鈴均契賞之

詩載
藝文

羅光斗字寶華工詩善畫蘭兼用濃淡墨花葉反測
向背皆有致中年嗜酒佯狂頗似青藤居士晚年狂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方伎

五

漸減無所依賴戚某延爲童子師死以棺衾葬之城
東迴龍山麓

張序晟字慎予性穎敏癖書喜岐黃家言皆能挈其
要領診脉精審用方不主故常周千戶鶴林以妻孕
逾期不產延晟視晟曰病也由經餘浴寒客子宮致
傷衝任療以丸下黑血塊斗餘腹立消某婦撻寒疾
晟告以此小恙易愈若見血症一歲必死婦恃體健
不之信次年果卒族人九埏患傷寒十餘日六脉全
無晟曰此誤治使邪閉於內以酒合薑汁灌之脉復
出按仲景法授方立愈其出人意表多類此初業賈

幾致萬金爲手撫弟序耀縱博蕩盡耀卒復撫姪女
弟適吳早寡存卹之俾完節呂生敦孚以孝聞然寒
甚獨妻之女所著有拯危備要廣濟類編等書
覃先聲字鰲峰家世業醫先聲名尤著求治者輿馬
日塞門稍後則已爲他人延去歷任縣宰皆扁表之
女兄適吳寡術與先聲埒季子雪亭亦能紹其傳
吳金成漆工以土木肖人貌神致如生邑神像多出
其手子珍字古峰精巧更過其父兼工畫法作山水
人物不用藍本寫真尤妙見者歎絕

天門書院記

元 余 闕

皇上稽古明道飭躬建極孜孜於治者十有四年慨然念民生之未遂徽化之未洽遂詔大臣嚴守令之選更考績之法使之務農桑興學校以其殿最而進退之維時貫侯阿思南海牙來監慈利乃均賦疏訟剔出奸強民志丕應州有廟學既敝且壞侯與同知州事楊君雄偉判官李君伯顏焦君克忠勸其邑人萬文綬悉修完之天門書院者國初時州民田公著作於山中傍鄰獠崗職教罕至棖棟摧腐神用弗甯租入單寡士無以養名存實廢靡所爲教於是山長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一

張德明以請於侯侯亦太懼不任以隳教本民有田懷德詣侯言曰昔吾父榮蓀嘗爲州作三皇廟鄉邦稱之今仁侯幸道宣德意惠教遐壤願輸財力遷而大之乃度地於澧水之陽天門之麓揆日呈事百工並作期月而學成宮廟宏敞階序整峻講肆厝爨俱治弗遺稱其所謂諸侯判官者士民懷道鼓篋而至敬業樂羣惟侯之教侯復爲之據經引史開析疑義訢訢顒顒有如鄒魯邑人楊公舟張公兌皆以髦俊登名天府有政有文侯又尊而禮之以表民勵俗其教思亦云勤矣然不自以爲功使使來鄂願有紀述

曰俾吾民獲聞道德仁義之言君之賜也昔我祖宗已篤於教武宗仁宗亦大用勸至於皇上同符往哲法宮之中萬幾之暇惟先王簡冊卧起與俱以古之治禮德是首乃著吏課俾民興學荒暇所任非賢不使故爾民得賢侯以治以教俾爾游乎詩書之淵而息乎禮義之圃其小人服禮以事其上其君子力學以待用則上之德與民之幸其眠於古豈不侈且大哉宜有銘詩以昭化志功章於無窮前侯也仙海牙君之昆季世系勲閥具建州學之碑

銘曰帝篤保惠惟守惟比詢於台衡命以六事貫侯

振振慈利是監去其螟螽使民耕蠶旣綱旣紀於學有事民誰子來惟此田氏惟此田氏貲長厥里相侯有作丕應厥志厥初元聖越處在阿樂是侯興式遷於嘉嵩梁有址井絡所委凌黔轢淑爲望於澧山有松柏是斲是削是髹是臚爲棟爲桷陟其在筵龍章朱延臨爾煥然降觀于宇秩秩有序作配在下笙磬祝敵牲齊維旅侯入卽事其儀伊詡坎坎擊鼓有上如雨侯陳其書以教以語以酬以酢以諭以教執爵與醕以事父老理融於中和暢於膚有頑弗卽亦來在隅有典有秩惟帝訓勅惠於天常於帝之極昔弗

課吏祇事以文令著孔嚴民章聿興楚公之孫兄先
弟後克廣帝心道民於厚天門之嵯新廟有儀侈茲
侯功俾爾遂歌

藝文

文章與風氣相關日開則日盛下州小邑之士始或
 尠所見聞久而觀感奮興沈浸變化篇章藻翰至炳
 焉與都會同風亦理之自然者也吾永文章之士在
 前代時如田公希呂曾見稱於虞文靖公至楊公軫
 張公兌後先頡頏並騁才名余忠宣公尤亟稱其爲
 時豪俊有政有文可見地囿蠻方猶未嘗無傑出之
 才爲當日名公卿所激賞况歷今數百年靈秀益鍾
 文明益啟乎惟郡邑志藝文非關係地方者不得闌

入茲編所錄皆足以備掌故供考徵且半出於良有
 司名公之手讀者當不至概以僮父呼也志藝文

天門書院記

元 虞 集 伯生

禮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竒秀其
 峰十有六皆可以物象擬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
 田公著者自其先世來居之數傳矣至元乙亥王某
 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以自給公著之
 父率其子弟往受教久之樂聞其說請結屋以容師
 弟子與其鄉人共有聞焉王氏善之而未敢自遂也
 大德癸卯慈利改作州學更爲大成殿正配神位及

十哲像而舊像無所於寓王某謂公著曰子欲成人之志此非其幾乎乃請於官欲築宮以奉舊象而祠之部使者深偉之既得請公著乃度形勢視土物庀工擇材陶冶並作踰年而禮殿講堂門廡庖庫之屬俱就益市經書具祭器買田二百畝以爲食儼然學宮之體備焉提學官以聞於朝名之曰天門書院王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捨菜於先聖先師以落成後五年其州前判官周某調官京師來爲之請記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爲浮屠老佛之宮既竭吾民之膏血以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說千數百年以

來習熟見聞以爲當然而莫之恠也孰謂天門之勝獨以僻左之故閱其神氣於千古以啟聖人之宮豈偶然哉噫今之所謂學者有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所發明聖人之蘊無所不見聖人之微無所不著塗轍之正大門戶之端深固已盡聞而邪說之多歧則亦掎擊排抉而無餘矣况自國都至於郡縣無小大遠近共有學官則所以傳夫學者可不謂既備已乎然而或徒尊其說以自標置或講其義以務才華其反求切已至於深得而不違者蓋鮮能焉此其故何也城闕之近習俗所移彼其所見聞識知者一皆物欲

之所爲而已宐乎所以自致之學不足以勝夫居之所移也然則能使一州之人聲色不接於耳目利祿不入於心胸其質之渾樸固不至於去道之遠而稟氣之堅悍或反足以資其有爲則天門之士豈無可望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久鬱而始變發而鍾爲人物者必有可觀而無疑矣其要在太守部使者慎爲之得師以養蒙造端又省其力役使得安於進業而周君且去官多年猶自執贄來見求書院之記以遺其人焉其知好善蓋如此安可不爲備書之

永定衛重建學記

明 沈 慶

永定爲湖廣近邊之衛環以慈利居民蜂房聯絡山
明水秀近因學廟未稱弗克以奉詔旨育賢才爲缺
典守備都闡吉公世英教授徐君參指揮周君輔等
謀徹而遷之衛左經始於天順辛巳七月閱三月而
落成師生有舍絃誦有聲餼廩有所人樂趨事工不
告勞可謂文風振作適其時矣徵予言以記始末洪
惟文運之興關乎世泰茲士知嚮學俗尙絃歌雖悍
猾夷獠聞風慕義將革心嚮化之不暇而何有嘯聚
蜂屯之患乎尙冀來遊來歌之士入斯廟也翼乎嚴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又三

恭受教無怠俾聖道如日月之昭明文風若鄒魯之
振起於以掇巍科躋膺仕出而鳴國家之盛夫若是
非惟無負聖朝建學育材之盛心而經營諸君子亦
與有榮施矣是爲記

青蓮堂不醉禪師開山碑記

翰林劉瑄他山

予自觀政後結茆南湖爲山水相知戊申春買舟漉江訪赤松子遺迹越蘭水偶晤永庠李子用修季麇伯仲作十日飲徜徉於山高水長之間談及善士宋應宜張逢時迎不醉禪師歌笑維山有寒山子風予不禁踴躍其際及聞藕溪開堂大集十方衲子鎮府雲山王公見而奇之且禮拜焉額其堂曰青蓮予又恨相晤之獨艱噫高人出世必有奇山佳水助怡心志不易許人以面目知此或然耶越七日晤師於天門絕頂相見俱有熟色宛然李子共話時風采噫相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四

知貴真相傳必實予信之矣及道其源流師乃竹帆老人嫡孫枕石和尚長子嗟嗟吾儒有云入高賢之門如開金寶大藏令人應接不暇不其然哉予昔主竹老人於南湖老人曾告曰予曾得一門人係楚清江人宿姓杜父號寶田母周氏明世胃也父以全節而逝其子髫年遊施庠應明丙戌恩選選官滇南予晤時問其來彼以選官對予問選官何如選佛彼唯唯禮拜子訝之卽受之命名正覺號不醉相侍歷年栩栩然如御春風只以天命之謂性一句娓娓參究豁然有得是子於十年前先知有不醉矣及今晤又

爲枕石和尚長子噫嘻異哉高才捷足者先得之予
又於枕石竒之矣乃知人患不能淡昔大隨禪師有
云若問佛法令我無處下口淡焉而已又患不能忘
昔夫子不知有富貴而祇知疏水曲肱忘焉而已吾
儒得處卽佛道得處無二候亦無二功也師以狂士
從天命之謂性得悟吾道卽佛道也十年學道柱石
法幢大隨之淡夫子之忘也竹帆得之枕石子之淵
源相繼也承先啟後實有天命存焉豈偶然哉獨是
天門僻壤宗風初闢師以獨力鼓鑄瀉江河長源之
水開江漢生前面日大治功宏應是破山一燈長明

不息也昔昌黎晤無本於東都勉以經世大事予今
晤不醉於天門道以出世因緣當爲古今一段佳話
爾因以昔之聞於竹老人與今聞於李子伯仲者信
筆書記勒之石以誌不朽且爲讚曰藕溪茫茫藕水
蒼蒼青蓮長茂江漢之傍其流不竭永滙斯堂師起
臨濟三十四世後之子若孫相繼而熾昌源流承接
保護勿忘毋負今日之經營拮据只令衣鉢授受無

疆

遊檳榔洞記

胡容

縣西北有茅岡洞土著覃姓者世爲之長洞多佳山水有地曰檳榔土人曰賓郎孔尤爲奇特予以公事數往來其間林霏晝暝山風夜號滿目蕭瑟冷人羈懷揮使花君繡至約遊適許揮使翰來自南岔隨與同往先至小溪土人剡木爲幢兩幢相維以渡歷沙坪陟石嶺復折而西循山麓絡石夾路僅容馬足旣入洞縈紆而下豁然軒敞苔斑錯落石室豁訝巧若天造巖畔多穴而空令童子出沒其身以爲戲行未一里則巖門洞開高數百丈出巖門四周環壁如城

中有坪土人謂之尗坪下有溪春夏水漲穿崖而出上有石如筍旁有磯頭崖崖有仙機杼仙皂輿爭往觀之小猿如貫從中出緣枝躑躅而呼予攜胡床列坐碧莎間許子請觀班鳩鹹值微雨止崖水鹹鳩羣飲之故名於是復入洞中地頗平衍許子曰此處可構樓子笑曰當名迓仙可乎庖人崖底設竈集紅葉炳之酌數巡旣罷花君曰樂哉此遊盍記之

遊天門山記

胡世安

予居近天門山山甚高而景最奇心竊慕之畏其險不果遊也戊寅秋偕二三童冠載酒攜筇乘興而往西行數里遇一老叟年七十餘興甚豪步更矍鑠拉以前道北向而登初遇一嶺橫亘雲表蒼翠欲滴叟曰是名馬鬣對嶺峯曰猿點久之陟嶺喘息坐忽蟲鳥作世外聲叟曰猶有進無何扳援而上登雲梯過土地凹未幾而斷山礪矣至礪選石坐叟指曰礪之左乃赤松山聞丹竈存焉右爲足跡巖聞有祖師拇跡坐久復起俯視斷處深不可測白雲滿壑流於峭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七

壁窅窅如有聲擲石試之久方響響在白雲間又久響在空谷又久響在對峯不知其所止也過礪半里許一石如人踞援石而上有古木枝皆拳曲下垂此豈倒生樹耶童子曰雪壓故也相顧而笑陟嶺欲設飲值微雨霖霖飛灑如霧四顧峯頭盡爲雲掩林□萬籟作聲益增岑寂遂共投寺中至則衣履盡濕明日天霽仰觀羣峯浮於霧面喜曰天其假我以遊乎於是攜手緩步搜探其勝時僧卜塔址叟亦留予與童冠數人離寺眺望異態畢呈信步而前忽入仄徑縈紆曲折藤蘿絡石夾道幽趣逼人遂捫石緣木而

下幽奇怪偉莫可名狀既下沿路皆峭壁周環如城
石罅出泉聲錚淙如瑟筑據石小憩忽覩青嶂間樹
動葉落忽寂忽喧審睇之乃猿戲也傍石壁而東行
六七里仰見天門洞啟吐翠吞青雲開闔闔雲下萬
石峻嶒莫辨徑術相與跨石而登且畏且喜既至而
十六峯在望眼界爲之一空矣門內多鳳尾竹□□
約百丈許有石乳下垂悠揚飄忽非雪非珠譬□一
聲如花雨亂墜脫冠盛之玩坐良久益覺山容變幻
幽趣橫生嗟呼予生長於斯謂是童子時嬉遊地也
乃至今日始識天門之奇異臨反又欲尋天漕瀑布
意倦於行而童冠亦促之歸乃各折鳳尾竹一枝覓
原路投寺中信宿而反

重修永定衛城隍祠碑記

雍正癸酉夏文毓
長沙舉人 葵齋

夫王者體國經野辨正方位分設職官以爲民極而又建置城社后土錫爵命號祀於封內以資靈長者蓋寓勤恤民隱保世滋大之懷不獨制於五服禋於六宗已世永定分屯置衛創明洪武二十三年俯漵水而踞蘭澧之上游有城有隍設指揮以主軍戎爲牧圉安攘之治封城隍爲威靈公爵以庇佑一方民故玉帛犧牲春秋祈禳祝環通衛之人是董率教化者職維於人也而福善禍淫者道司於神也惟神與人蓋兩相介助以撫柔此邊境蒼生然則其祠之有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九

關於世道人心可忽視乎哉自明季罹兵燹之害而漵中城郭祠宇敗殘幾盡我國家定鼎立營汛控禦領之以游守遠居澧陽歲一至城亦不遑他務故六十年來蒞治雖不乏人而皆罔聞興復迨癸未夏雲中史公奉特簡鎮茲覩其地僻俗醜可以靜治而城社堡汛極蕭條之狀心竊慨念之於是不憚勞瘁與兵民日相更始計二載中修城垣以固圍鑿河石以通商凡有裨益地方莫不竭力舉行心勤政逸兵民洽和化岑寂而輝耀誠爲無廢不興矣獨是城隍一祠前屯衛汾陽劉君威公亦捐募修葺工構兩

殿不竣而終公顧其零落卑陋愀然曰是爲一衛瞻
依今小民旣得寧處而令長民之神不安其官非職
是土之責乎因謀之紳士語之耆舊居民咸以爲保
障之所修理誠不可緩遂偕永同事捐俸以倡而士
民亦爭興起樂輸戊子初秋甫舉工於殿陞山門會
公 陞見北上守戎張君乃偕衆姓計日經營於是
冬克盡其緒正殿寢殿與東廡西廡以及山門階陞
規模俱已更煥而且新其冠服肅其判侍壯十地之
威儀極九幽之變相至己丑仲夏公旋而崢嶸非疇
昔之觀矣都人士情深敬止因余蠟屐天門請一言

以誌不朽葵齋曰事之毀敗者賴於興復而教化有
資於世道斯感動易發夫人心惟此化育之基有非
梵宇之幻故士民景從成之不日將顯調默燮禦患
捍災旣懍彰瘴之微權且勦戢寧之大化彼林林總
總者仰此赫赫明明儼恪而誠生乾惕而心革有不
敦孝友之行作忠勇之氣而外禦其侮內深其愛者
耶然則守土者誠能體建國分職之懷盡勤民妥神
之意康時保泰則善無不合誠無不應自足徵天庥
於有永矣詩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又曰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是皆可誦而可記也書此以勗將來豈獨

祠宇之望哉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十一

福德山記

李 瑾

壬子季春余奉歸併檄按臨永定土沃民樸人物秀毓士林尤儒雅余愛之慕之初不意其至此而竟至此也蓋自有衛以來士民安於耕讀熙皞遺風迄今數百年非間氣鍾靈不至此政暇覽眺形勝南山天門羣峰起伏嵯峨高峙爲衛城屏障其北主山高雖稍遜天門然端居南面羣山拱立或昂或俯如朝如揖環相顧盼且秀而有情正而有體嶸巍莊重得大人之象詢其發脈來自九谿保障廻護爲闔邑福地諸峰之羅列朝向者皆爲我用焉上有古刹疏林蕭

蕭黛光吞吐坐包日起其氣象遙遙與萬家煙火相接吾聞山不在高其氣脈之顧我衛我者則爲主爲用過而不留者爲客相凌相窺者爲害爲賊此理之固然者由是觀之則是山也豈不大有關於居民之氣運也哉考之志乘名子午臺余不解其故詢之多士僉云山坐北位居子南向午故名余曰嘻夫山之因其實而名之者以其名實稱也南之向北北之向南大地皆然若以居向而卽名之失其實矣失其實而名其名山靈亦必不受也衛地旣歸永順今奉簡命承乏茲土寸利未興小弊未除皆余之責何況闔衛

萬家氣運所關之主山沈淪千百年可不亟爲表其名與實乎夫鍾靈結搆以保障斯民是山之德民荷山之德以獲休徵是承山之德而共受其福也乃新其名曰福德山俾此山之有其義而不負斯民也夫山之有德原不在區區表彰乎名又奚用余之更新爲哉蓋欲使居斯土者知德山之德福山之福頻加培植使山之氣運日新卽斯民之福德亦因之而新也嗟乎鍾靈毓秀如此而乃久於湮沒猶懷才抱德之士久而不獲見用同一慨也今也山旣更新則文風丕振亦必在斯舉也願同志者圖之至天門諸峰

於行舟間瞻眺則雙闔儼列不負斯名於衛城審之實爲福德之前屏余並欲更之曰玉屏山以繼前美但有志未逮尙容俟之異日山靈其諒我哉

新建崇文塔東嶽廟觀音閣碑記

馬燧

乾隆十八年春余奉

命來守永邑喜其事簡民淳簿書之暇周覽山川形勢川則茹江如帶源發歷山匯衆流而東達灃陽水光秀媚甲於他邑山則天門南踞福德北盤西有崇山皆上出重霄惟山之東勢獨低與西之拱峙不稱其文風不振淹留多士之經濟者殆由於此是則不詳地理不培風水之所致也余曩者自浙入都宦遊東粵道經江淮燕趙齊豫及今楚之荆湘足跡幾半天下凡名勝之區間多浮圖詢其所以有云未建塔時民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十四

鮮蓋藏士多扼抑自造塔以後比戶可封某也科某也第顯列縉紳者指不勝屈允若斯言則風水之効靈在人力之栽培矣余蒞斯土覩斯形輿急欲培植以循厥職惟是廉俸有限獨力難成所幸紳士商民咸願勸助於是量力捐俸一百兩擇地於思善礪東建塔並於塔南建廟奉祀東嶽取其註生之義廟西置閣上塑大士法像下招淨僧以司香火自甲戌五月興工至乙亥五月工竣計費二千三百有奇是役也捐金樂助者闔邑紳士商民也急公好義任勞董理者邑庠樊信賢國學聶國瓊汪履安也泐石記其

事者非炫其功也異日人文蔚起拔茅連茹爲邦國
之光於斯不無小補余亦有厚望焉因名其塔爲崇
文

重修普光寺碑記

長沙舉人夏文毓葵齋

洞庭西匯漉水出焉有明倣府兵遺意分屯置衛設永定一城所以控制諸蠻爲安攘之至計有城有隍有學有社至永樂癸巳揮使雍簡等建大寺名普光爲朝元祝聖之所殿宇法相規模宏敞前拱天門後負子午頌福地於西南者莫不以此爲大觀矣明興二百七十餘年廢興不一而宗乘之焚修如故旣經兵燹則城郭蕭條佛居零落六十年來邊陲爲甚迨癸未春 上南顧湘漢 特命大同總鎮俞公提督楚戎而陽和史公遂膺 簡拔來鎮茲城躬親訓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十六

練而兵制矣加意撫綏而民安矣越二年而城闕者完之堡荒者復之橋利於津者修之石患於河者鑿之政事和平時物康阜津津乎百廢俱興矣然每臨是寺率僚屬拜舞宣講

聖諭畢叩蓮座而撫臺觀戚戚中懷輒感歎於興復工鉅非薄俸可任安得慧通般若念透錙銖聚眾有而重新寶地哉住僧雲徹一日特具禮公曰僧自靈巖見付每慮鈍置不堪克荷然苦行廿餘年頗有衣食之餘願以之光大乘卽以之酬法乳但僧老且病莫能經營幸際宰官身現念切宗門得規維主度之

之咸宜卽佛法振興之無量也公曰善哉給孤佈地童子聚沙皆可以成善果今師悟透人天既能以至愛爲無不愛吾安得不以真空而爲永不空耶於是委員籌費鳩工庀材去朽易固除敗因堅大工旣舉眾善隨之先大雄次經閣前之天王殿後之觀音堂東及禪房西並香積莫不改觀而且慈容月滿龍象增輝妙現阿羅圓通尊者池復水火之分明座極海天之幻化巍然煥然變蕭索而成光明大藏邊方極樂不圖復覩於今日也夫名勝之廢興原關乎氣運而因緣之繼起必待於偉人茲之普光重現諸佛更

新微公不能以感僧之念微僧不能以副公之心無上菩提兩得之矣公雲中世胄姓史氏名成薦章其字也忠勇孝廉出乎至性更樂與人爲善故能名勝興起僧名光學宗嗣臨濟法號雲徹去發心之十閱月卽證覺西歸矣法弟悅林克終其事贊襄厥美者則銀夏瑞之張君名禎時守中閩爲力居多得並書焉嗟乎慧日中天佛光常照鼓鐘咸若惠澤無邊後之來者心共保乎化城念勿存於妄福則是寺常新當與天門諸峰並峙千古矣戊子仲春文毓謁公漣中適當勝槩落成因承命而記之於石云

重建永安橋記

金許成

嘗思天下事不難於創而難於因何也創之者殫其力之能爲乘共時之可及經營圖度成以一事其功非不甚鉅德非不甚厚也然事及數十年則數十年而止矣數百年則數百年而止矣不能爲後人討長久也惟有因之者出焉舉前人已定之業與爲振興則功將絕而復續德愈引而愈長數十年之事又歷之數十年數百年之事又歷之數百年由是而相因弗替雖欲與天地相終始亦無不可距城西數里有橋曰無事建自前明列三洞以殺水勢往來之不病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十八

涉者蓋數百年於茲矣雍正十二年溪水漲溢橋圯有心者咸坐嘆夫前功之棄而德意之終衰也先是永定衛營設遊擊一員領兵防守雍正十一年永保諸司歸誠移遊擊於保靖而以田家司巡檢駐之惟時巡司卽朱公士魁也今年春公自省會歸見斯橋傾圯日久往來者咏匏葉於衛風慨然以重建爲己任遂與郭公文成各捐貲爲倡復偕紳士耆民勸募多金共成勝舉橋成而履道坦坦矣夫聖王之前民利用也旣剗木爲舟剗木爲楫以濟天下而又設橋梁以爲利涉之需故夏令十月成梁傳云天根見而

水涸則成梁孟子云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則橋之設亦王政之一端而爲守土者之所有事也今諸公慨然以爲己任鳩工興作不三月而工竣焉其勤於民事若此不可因此以覘政治歟橋旣建適有改設縣治之檄因更其名曰永安而同邑諸君囑予爲文以紀之予惟斯橋自創建以來迄今數百年得諸公之善因者出又可垂之數百年矣况其規制較寬石較厚而工較良頗足以經久益信朱公之爲政於永功至鉅而德至厚也凡若此者皆不可以不書因命工人勒其巔末於石

修永安橋記

金許成

城西里許舊有橋曰無事橋建自前明橋高而堅有三洞以殺其水勢往來之不病涉者蓋數百年矣雍正十二年夏溪水陡漲橋遂傾圮有心者恒坐歎前事之廢而修砌之難也卽前壬子歲邑侯李公更子午爲福德建高閣其上因嘉瑞適兆爲詩賦以張之明年遽遷官去閣之功尙未成無暇及於橋也今駐防朱公釐奸剔弊潔己愛民春間自省會公務歸慨然以茲橋爲己任遂延邑人士議捐集事兼以葺福德之功而成文昌之像邑東廻龍觀亦將次第舉修焉此非具大知識大經濟何能一舉而三善俱備耶橋成適有設縣之檄因更名其橋曰永安矚予聲以文予維衛晉爲縣尤隆隆然升之兆也公之遷其將踵李侯而未有旣乎故欣然奮筆記之

青魚潭關帝廟祀田碑記

莊以寬

建廟以奉神靈原期崇德報功永垂禋祀於弗替而歷千秋如一日也若廟貌雖崇未久卽歸冷落建廟奚爲哉關聖帝君義勇經天精忠貫日其神無往而不在民亦無在而不蒙其庥歷朝以來各府州縣普建殿宇競修享祀我

朝典禮更隆榮封三代享用大牢崇德報功斯爲極矣永定青魚潭自前明以來仰帝君之威靈集衆心之誠敬建廟塑像以便居民歲時瞻禮仰荅神庥而且捐奉祀田計種壹拾捌石以爲祭賽香燈之用前人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二十一

之規制不已盡善也哉無如歷年旣久執掌多疎遂致阡陌難稽名存實鮮乾隆元年歲丙辰住持僧法本體創建之深心懷清釐之志願適奉

特旨清查各廟祀田又值永縣新設邑侯武臨蒞茲土百度振興而帝君廟原有之田乃得照數釐清造冊報部歸復如初且酌定章程壹拾捌石之中歲以二石之入上供香燈四石之入衣食住持存十有二石以給祭賽備修整由是而聖帝之明禋誠足歷千古如一日矣丁巳春予解職守制還自桂東法本造予索一言勒石以垂於後余曰古人有言人之好善誰不

如我斯田也既得昔人捐施於前復得子清釐於後
則後之守護斯田者孰不共有是心哉而猶慮其久
而或有異也當不其然

新建崧梁書院碑記

郭六宰

余自下車伊始察於應對之際得諸延覽之餘見俗樸民淳慨然曰僻陋於深山而有此醇靜之俗所謂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蓋風之古也夫良爲山故山居者率敦良安貞而動靜不失然其弊也僑野而樸鄙矣於焉思所以移易而變化者則爲學有以開物而成務也先儒有日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之教其子弟皆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嘗因事閒入鄉塾見句讀之未清音義之多譌而所爲文率未能知大雅先正之規卽一二秀杰資穎豔發而淵

源脈絡無所指陳以至抑鬱久湮而不克自振則欲移其習染非統而歸之義學擇明師以漸摩而輔導之其能家至戶說而明於義理正其得失乎而此地邑係新開其義學卽借節孝祠故地非苟簡也蓋亦經營不暇矣則欲謀其有名無實者必改而更張之以增其式廓乃可相與有成方今

聖天子文教誕敷薄海內外咸知向學卽殊方異域皆成禮義之鄉郁郁彬彬與鄒魯等况永邑爲澧蘭沅芷之近區有屈平宋玉之遺風焉其澤旣遠其教易施因與同寮二三君子及都人士諏謀度詢捐金卜地

得文廟之左普光寺之右前天門而後福德茹水襟帶其間凡構講堂三楹奎樓三楹前三楹爲齊舍兩廂則諸生誦習之所東西各五楹有橋有亭有池有荷以至倉廩廚竈几案床櫬應用之物蓋亦粗具甯儉勿奢甯樸勿華以期堅厚久遠而人力易及自庚辰十月相度至辛巳十一月越一年有餘而落成焉凡如此者亦思式於古訓毋安陋習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崇實去浮深造而自得正人倫厚風俗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爲

國家棧樸之材鄉黨菁莪之選是則余所厚望也夫至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二十四

董率勸事諸君子各盡心竭力出謀發慮著有成勞而勿可湮沒也是宜備列於後

福德山文昌閣祀

秦瑜

吾邑山之高者曰天門天門位正南與天門對峙者曰子午臺卽今之福德山永邑重鎮其下蓋主山也雍正八年奉撥入併永順其時宰尹滇南李侯也明年以徵餉來永凡氏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皆罷行之公餘偕紳士父老登北山問其名羣以子午應侯曰山以坐向名失其實矣盍名福德特書之額頃之顧謂衆曰茲山厚重端嚴有大人之象惜高不與天門並未免有軒客輕主之嫌永爲輕治吾責不容諉也明日召邑人陳公維芳李公斗山語之曰宜

建閣閣宜奉文昌帝君俾主山增高勢與南山埒如人頭出地嶄然見頭角有不蜚英聲騰茂實超越尋常者乎遂出俸若干金授以方略委任其事二公亦欣然受命不辭厥後斗山獨引爲己任募金外有不給悉捐己以濟鳩庀越數年而閣以成此文昌閣之建所由始也且夫操牧民之權者大都疲於簿書日循故事者多耳至於興利除弊之事率皆有志未逮侯倉卒來永首務均平次開荒蕪尤諄諄培植風水爲此永遠發祥計侯之惠愛斯民其心誠獨厚矣且聞侯之言曰閣成不十年永當自爲縣人文亦由此

丕振今甫數載而縣成又文昌閣當豎立之時有仙鹿至遶閣一匝而去文明之啟已有象牟侯之智識豈非大過人哉然如斗山者亦非易易也想方受侯命時以荒煙蔓草之地欲構爲翬飛鳥革之觀輸金鮮得共事無人他人當此退焉沮矣而翁獨毅然不回經營調度必期有成其急公好義之心固非庸流所可及者先是始修閣之明年費太窘斗山謀於分防朱公得修無事礪餘金數十藉以支度勦成是役也李侯倡之朱公贊之而斗山李君成之李侯諱瑾字懷甫前巡撫湖南大中丞諱發甲公之孫也當公

撫楚時憫士之涉洪濤以應舉者特疏分闈士林至今德之侯之不惜捐俸謀建文昌閣以丕振文風是真克繩祖武者朱公淅之蕭山人諱士魁李公諱宗白字斗山陳公諱世明字維芳皆永人也

新建五鯉巷茶亭碑祀

莊以寬

茶亭何自昉乎蓋閩客陳君好義而倡爲之也陳君名應鱗國學生家於閩歲以貨通片抵大庸城行經茲土前望阡陌縱橫傍顧村落隔越甚遠渴與倦憇息無所因動念曰行路難固若是乎矧乎負戴而來擔荷而往跋涉長途更不堪其苦也乃建議立亭施茶慨捐百金以定其規復募好善者以助其成因得居人樊大儒力任經營擇買基地鳩工庀材甃磚運瓦一切董理不數月而亭遂成兼修舖房置田畝以爲久遠計事竣囑余言爲記余觀世之建亭者多矣

或點綴山川之勝或收覽風月之奇不過與二三同人徜徉笑傲適性陶情已耳陳君之建此亭也不惟一己之適而與凡百行人共之不僅一時之安而使千秋過客同之其視點綴山川收覽風月孰公孰而私何暫而何久耶且夫陳君非必握貴顯之權擁素封之業也據其自述恃怙早失艱苦備嘗牽車服賈累積千金乃以銖積寸累之資輸盈百之金造遠鄉之福其胸次高曠豪邁直足令慳吝猥鎖之徒聞而內愧吾知自此以往經茲亭者坐飲於斯溯厥由來未有不歎陳君此舉出於世俗人情之外而大有造於

吾
邑固樂爲之記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二八

新築石隄改建白骨塔碑記

許紹宗

邑東門外溪水匯城溝之水南流至觀音橋合河流而入於澧其故道也其右爲城築土以衛之所以防漫溢也其下爲橋溪水由此而入所以約水勢也溪之上曠無居民昔之經兵燹值流離無主之骨叢葬焉時苦水患好義者檢枯骨而歸諸大塚謂之白骨塔其法良而意美洵昭垂不朽矣歷年逾遠溪道壅塞山水漲發逼近城身而枯骨之隨波汨沒者行道之人皆蒿目焉余初蒞永周閱城池懼修治不亟而隳前人之美利也且骸骨暴露而膜外置之爲民父

母卽何以忍於是與父老謀曰今欲保城郭固橋梁而澤枯骨則必使溪循其故道而爲石隄以防之然後擇高阜之土檢叢葬之骨而聚瘞之此百年之計也謀就而捐貲者樂輸勸事者恐後先之以攻土繼之以攻石築隄凡四十三丈有奇除廻龍山之餘地建白骨塔一向之塚皆遷而附焉是役也於八月二十九日興工十月二十五日竣事計兩閱月而工成用制錢凡三百餘千董其事者監生董芳蘭等捐貲者士民熊世興等皆得附書於石

續修芙蓉渡北渡碑記

羅振桂

芙蓉渡值河街之中南北往來要路也其南渡乾隆
庚寅予姻王爲儀前輩等倡修其北渡則乾隆壬午
春吾邑樊忠昭前輩暨予先世共十七人始爲之先
諸前輩捐貲生息原爲敬惜字帛會以其餘利造舟
與南渡互濟又其餘利經後輩輪掌生息除每年用
費外置田產數處其銖積寸累無非體前人之意以
永茲義舉也嗣是助修白骨塔一百七十兩補修崇
文塔三十兩皆出此項是先輩創一義舉而義舉之
疊興者皆裕如也夫心懷利濟者必先有以厚其基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十

方可久遠而不廢壬午距今歷有年所渡永設而如
新公有取而必給不可謂非創始者之遺澤長焉茲
議訂簿隨緣募化除補修捐助費外又餘二百餘千
今而後現餘者旣積貯益厚新捐者亦子母疊生庶
於惜字外艤船有費守船有資而斯渡之設長垂靡
旣也爰記而勒諸石

南門義渡落成碑記

魯起元

縣之朝天門外茹水環焉昔人所謂飲茹溪之流者是也始余下車時見艤舟河干與對岸之鵲子巷相望詢知爲辰沅往來要道雖上之手巾巖下之芙蓉渡皆可招舟而濟然其爲道迂迴而取徑未便此乘輿濟人之一念久有余心而未發也壬申歲適紳士尹際昌羅振萬等欲議置義渡亟請於余余甚樂焉蓋知邑中諸君子好善者多而其事必成之易易也爰捐廉倡首願共勦盛舉焉果釀金若干數造舟成渡經始於九月初報竣於十月之朔且以其餘貲置產入租以贍舟子並以作歲修計斯誠一勞永逸之事矣余樂其渡之成也因地以命名曰朝天是更於董其事者有厚望焉

南門義渡捐田碑記

金惠榮

丙子秋邑諸生尹際昌者一日持券契來謁余而言曰城之南有朝天渡焉先年生與邑人士創爲義舉渡成前邑侯魯已記之矣去冬生就試澧陽訪友彭鶴皋於澹津晤間餘論及之告以工竣而歲入無多恐操舟者不足供衣食天下事旣創於始必預籌以持其後如謂姑盡吾力所能爲餘以付之來者於君子造事之哲或有所未竟也夫利人之心力有所限制則必與我爲徒者共持於其後斯歷久不敝之道矣鶴皋因舉族兄彭子龍由江西而入籍於澧者賦性

伉爽樂施與曷徃募之生曰諾於是鶴皋偕生走謁晋接間固鬚髮蒼蒼者也問其年則逾古稀之一言論丰采慷慨有意氣鶴皋乃以實告翁色然喜卽命其子檢質契三紙原值四百六十五兩者以爲助生竊心儀久之以爲澧之去永隔離三百餘里翁以所未到之區安知渡之何若又安知生之爲何如人猝然遇之而卽以信鶴皋者信生真可謂敦善行而不怠君子人與尹生旣以所捐田租與司事者規畫可久且欲不沒其善乞余一言以表彰之余因思夫之人也祇以所利在人不必私其利之在我始因所

請而甚喜無吝色繼以所值數百金而與之無德色
如斯人者可以風矣彼世之小有樂輸惟恐人之不
有知其善鯁鯁然必欲推爲盛舉播之當時傳於後世
者可以愧矣

黎坪仙溪壩記

羅興民

邑之南有仙溪山高而水駛奇觀也發源於辰沅界中柱埡曲折潏洄東流里許入天門溪出犀牛潭至瑪瑙洞上爲仙人峰或曰峰以仙名溪亦因之嗜奇之士枕石聽泉慕山水之清佳漠然無意於生民農人生不見外事日安畝畝享其利而莫知其源黎坪地稱沃壤原田每每水接峽洞先年有上下二壩其源不遠其流易竭丙子春予與覃君慶禮胡君宗誥樊君友誠謀引仙溪之流以濟之僉曰善爰因勢利導鳩工另闢一壩其間開溝鑿壩穿崖築隄疊石成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四

橋幾費經營越十三載至戊午工竣因思仙溪之水爲利溥矣其衝然角列而上者有茅坪白楊坪二壩其沛然層流而下者有紅土壩南庄坪二壩黎坪壩居其中灌田千畝尤甲諸坪使非此水之流行安能浸灌滋潤化石田爲膏腴哉夫水利便民史載不一若雷塘芍陂固績著當時澤流後世矣今

聖天子軫念民依於直省各府州縣間有隄防潰決發帑加修恩至渥也永定僻處山陬水患無警而備旱宜早圖黎坪一隅繡壤相錯得仙溪之水以資灌溉已普美利於不言矣則欲歷久不敝使之被潤澤而大

豐美是所望於後之君子爰述其略而爲之記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五

重修嚴姑祠記

徐昌程

姑嚴姓居邑東里許夜珠灘南岍雍正七年甫及笄未嫁而夫瞽豪家欲奪之強委禽示以期夫與母家皆赤貧將曲從焉姑矢志靡他而又慮勢莫能抗不食者累日赴河死其母痛之甚沿岸呼號越數日屍出面如生閭里驚爲神建祠祀之後凡值疫癘菑害無禱不應蓋古今來節烈動天地而精魂靈氣無不與世俱壽理固然也歷年旣多其祠旋新旋圯今則遺址僅存更數十百年不幾往蹟之就湮而大節之終晦歟方爲相度而一時之慷慨好善者靡不樂從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六

爰累石爲基增高而葺新之俾姑之靈得以永享祀事姑之節卽以長垂不朽焉夫人不幸遭遇艱厄往往跋前疐後不克勇於赴義者非不知義之當爲也富貴逸樂之念戰於中遂至蒙垢忍耻辱其身而不顧設姑當豪強肆虐之日非有匪石莫轉之心則溺情華膺終不過爲富家婦已耳安得清風亮節與古曹娥顏女比烈哉方今

聖天子採訪節義如姑之若節貞行得太史氏陳之以爲簡冊光孰謂山陬僻壤巾幗中無從容就義卓卓可紀者哉爰爲之記俾聞風者咸知勵節云

報賽記

王子睿

荆楚歲時記曰社日四鄰並結綵會牲醪爲屋於樹下先祭神然後共享其胙吾里之立廟報賽也其遺俗歟先是歲三舉嘉慶元年枌榆諸公與睿先君子以年歲豐稔謀置田若干畝備粢牲以賽神於是春祈秋報歡洽鄉鄰數十年於茲矣十九年欽奉

上諭各州縣及鄉村每於朔望宣講

聖諭十六條仰見我

□皇上法

祖化民獨隆千古猗歟休哉睿涵濡雅化忝列青衿荷邑侯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十七

陳暨司鐸張之命旣於里中設講所月朔集諸父老子弟宣講和鄉里以息爭訟聯保甲以弭盜賊二條越翼日郎與祀事一時白叟黃童莫不蹈揚鼓舞共醉太平相與父誡其子兄勉其弟且曰吾儕小人僻處一隅畋爾田宅爾宅其有幹有年食德飲和於無窮者

國之福也亦神之賜也傳曰民和而神降之福其此之謂乎乃屬睿詳其巔末壽之貞珉以期雍睦之風報功之典敦崇於勿替爰嘉其意而書之

白骨塔石碣記

丁長春

昔曹裒爲射聲尉葬朽棺百餘所成寵爲廣漢守盡葬洛陽城南骸骨令亭侯朱林督作城事掘塹獲雙棺命葬東岡祭以豚酒是澤及枯骨古人事歷歷可考也永邑城東溪流環繞其西岸隙地畝餘土有古塚纍纍姓氏不傳頻年春夏汛漲水勢西徙近城麓不過數武骸骼盡爲暴露行路傷之欲謀瘞藏以倡首無人而止甲辰邑侯張公因祈報履其地見之惻然卽詔里保諭之曰爾其善爲掩埋其經費予所自出爾不必慮也嗚呼侯旣心古人之心士民亦心侯

之心謀之同志皆慨然樂捐得資若干糾徒旅具畚鍤開淤塞於是溪仍故道矣其舊坍塌者卽以所起土培之又備棺數口檢藏白骨改卜城曲是役也不惟幽靈得安厥居郎東郭亦無傾圮之患蓋一舉而二美具焉工竣勒其事於石非以示美尙冀後之君子隨時培護廣善無窮甯第邑侯暨都人士一時之惠已哉

務實橋辨譌

湯應□

西關外白龍菴下有溪溪有橋未知建於何人名曰無事謂時值昇平樂於無事故名或曰無嗣爲有力者艱於嗣續舍其無用而爲此也是二說皆非也夫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在晉之否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休否之所以吉也必謂無事則不足以示戒天道福善惠必廸吉鄧攸無兒人且怨天道無知若名無嗣更不足以示勸然則橋之名何昉乎是必由務實而譌傳也蓋名之所在人恒爭之嘗見山谿間設一略約且不甘泯沒弗彰況茲橋費頗不貲而竟隱其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十九

名豈非務實者乎吾知此人也天已默相之矣矧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其子若孫且當有陰食其報者彼姑蘇保叔而致毀女陽盡情而終更以命名之未可苟也誠知未可苟而務實則虛浮者可以戒而敦實者亦可以勸矣質之有識其以吾言爲然耶抑不然耶

邑侯柴香洲救荒記

羅炳星垣

歲己酉邑大饑城內外偃仆者日數十人穀一石值二金有奇他雜糧稱是民無得所食或屠耕牛或屠所豢羊豕以療饑後並畜類乏則敗鼓之皮合糠粃沸釜中亦藉以延殘喘他如薇蕨及榆皮皆可食惟食紙與泥則氣下陷往往致死市中幾半年不見有醉人蔓草競秀於田墜間農夫無力耘輒蕪其田而去鬻妻子爲路資價與牛羊豕等諸貿遷有無者皆閉肆默默不得意獨質子庫中獲利倍蓰於往時是歲人民大抵十損三四察氣色足斷生死如色黃色

白則必病病尙有可藥面鐵色則必死雖千百人無或爽者邑侯柴香洲先生惻然憫之博詢諸父老使各呈救荒策父老覆曰天災流行古今同然古人有備無患盡人事以弭天災 本朝世宗憲皇帝諭各省府州縣倣朱子遺法建社倉所以備凶年也今宜發粟與民糶倉儲或不足卽用糶粟之資轉運以濟之庶幾民有瘳也先生曰可遂發倉粟設米廠二命老成殷實者董其役復諷富民漆某亦設一米廠以補其不逮未旬日而米廠報切矣先生又博詢諸父老使定救荒條約以聞父老覆曰撫民以恩治民以

法有恩無法將良民不敢近米廠莠民不欲離米廠
烏乎治今定條約六慮民之黨援爲奸也則分設米
廠以殺其勢慮民之輾轉相冒也則各予米籌以定
其規慮民之男女相淆也則甲日開男市乙日開女
市務從類以別之慮民之脂膏易竭也則官價視市
價僅半市價隨官價得平有隱惠以貽之如此而民
猶無良使武弁監之伍伯巡之以正其始如此而民
猶怙惡乃笞杖加之囹圄困之以懲其終也先生曰
可命如議以行自是以迄有秋民得更生者皆先生
之力也

三岔橋梁記

胡先容

永定之通沅陵也要道在三岔一通沅九都一通沅三都兩都距辰郡遠通商於永行者絡繹三都路尤係沅永汎在酸子界會哨之要路也兩路俱隔濶澗水暴漲時怒浪奔濤杠難設徒難濟艇難渡也道光辛巳乃建通九都之魚米橋咸豐壬子燬丙辰續修丁巳旋漂同治丙寅重修創修者秦開泰秦交泰也續修者李茂祿龔明堯秦宗敏秦宗岱也同時改路者符舉賢勳事者孫士階効力者孫冠湘俱沅人也敏岱湘繼先志也李氏倡議置橋田計久遠新址被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四十二

漂寢疾彌留時尙囑其子必鵬重修之余嘗與其事見沅多好義風俗使然也道光甲辰又建通三都之繡溪橋則永之趙祚國變產數百金爲之也逮己酉竊薪者斷其虹檣橋幾頽余前輩胡力人胡崑山□恕齋胡廷選胡其銳補修之胡超純暨黃宇清督修之儲穀生息善後賴焉其時修路者劈石壁平崎嶇沅之袁美傳袁美忠也監工者沅之段學熟永之李發祖胡鳳鳴也記橋兼記路者志會哨之要道也鄰汎會哨以靖賊藪換文互呈以察勤惰良法也今概廢弛矣每季互賚遣一兵至鄰汎互換公文焉已耳

永之南該會哨於酸子界今南界被擄搶數十次無
一次非酸子界賊也會哨之所竟成負嵎之所矣而
不知者猶曰此會哨所也噫

乾元老會碑記

乾元老會舊祀 火神肇自乾隆中江永爭廟之始亦以後有新會而老以名也夫會者合也晉以來蓮社竹林皆有會而直以會名者則唐香山居士宋文潞公九老耆英會類皆年高致仕誌一時林泉宴集之盛今之所爲會者或以籍區或以執業類要必像之以神丹膜之以廟或者古名流與僧結社之遺意與江永之構訟也遷延至督撫邑人以爲公憤爭慷慨任事時_余家與樊氏適盛左右之力居多迨牖戶綢繆而卒瘖實甚香火資且不足矣先王父昌黎公

以爲不可無會以濟之爰謀同事中之有力者得樊侶喬孝廉暨丁汪陳熊郭李張共十二人各出朱提拾兩輪管權子母積累至二百餘金日久弊生多成張博之債道光七年先君雲翹公接理會務乃置腴田二處先後去值二百八十八緡田券悉勒碑額歲入租十四担二斗春秋肆祀始腆焉自嘉慶十三年增建新會招揀愈廣布施愈贏土木遞興殿宇大敞以舊 神像質而小復束木附塗爲冠裳朝天之像并龕座皆飾以赤金寥竊爇閭濯濩燐亂香火之盛甲於通邑四月十五日爲晨神誕期晨祝事則新會

者任晨祝事餘亦駿奔走在廟其會外之有勞於訟者不忘夫風雨艱難也觴其子孫於日中前期則老會預祝毛魚馘羹演劇上壽祭畢而燕洗爵奠罍或獻或酢相與醉飽神惠想見當日祖若父與諸前輩蒼顏白髮扶杖歌詩盛會當不在晉唐下物換星移風流雲散節同時異物是人非紳佩蹕躋間竟有葛帔練裙之子君子覩優孟衣冠未嘗不感慨係之矣然吾聞之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謂之務本覽斯文者亦思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庶得因委而尋源焉且知余不敢蹈數典忘祖之譏也幸甚

修楠木潭路碑記

胡瑾懷

邑之南有要津焉曰楠木潭天山水出其西北溪之中亂石峻嶒汨汨灘聲怒號萬竅其東北巉巖嶺峯中通一峽逾溪緣山麓而行石徑欹斜崎嶇莫可名狀昔滇逆吳三桂敗死餘黨潰散沿澧而上居民伏山中有衆十數人掠三叉里而西丁壯夜聞而躡追焉至此賊窘殺而奪之

聖朝德威遠播化及蠻方凡在五溪上下靡不披荆適道沉之北境去永爲近民之歸市者終歲絡繹不絕每當春漲未消溪經漂没行者間關蹇沂而山南十餘

續修永定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四六

里乃復壁立千尋莫可踰越同治丁卯秋李君發祖胡君超純鳳鳴宙齊乃約沅邑國學生袁公九成捐貲倡修鑿石通道超純者三叉里耆民也口不言是非平居無所好惡惟是役並咸豐六年粵匪竄近龍桑居民惶恐築嶠頂山寨以避賊公親著數月芒鞋督修不倦嗟乎世路之險巇不一矣苟盡舉民所若者而平治之夫何難易坎窞爲康莊也哉